東北日報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十一月一日創刊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十一月十五日
三一三期
夏歷丙戌十月二十二日
定價 每期五圓 每月一百五十圓

本日新聞提要

山東我軍連日殲蔣軍四千餘。
蘇皖百萬婦女服務戰爭。
蔣介石又進行新的賣國談判。
打下了伏龍泉—部隊通訊。
（以上第一版）
嫩黑兩省合作社遍及城鄉。
黑龍江推廣亞蔴紡織。
（以上第二版）
法共所獲選票已續增至五百七十餘萬。
越南通過民主新憲。
（以上第三版）

東北書店最近新書

曹伯韓著：
通俗社會科學二十講
——寫人類社會的發展，及家庭，民族，國家，階級的起源。（三十元）

陳伯達等著：
論三民主義
——寫眞三民主義與假三民主義的區別及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的區別。（四十五元）

中國歷史課本
——寫中國古代的歷史，直到太平天國，大革命，和抗日戰爭。（二十元）

膠東及膠濟綫八路軍與民兵 殲滅蔣軍四千餘人 晉北我軍收復五台定襄兩縣城

【本報綜合報導】膠東我軍殲滅進犯掖縣蔣軍兩千餘人，膠濟沿綫八路軍地方武裝與民兵展開聯合自衛反擊，打擊敵人竄犯膠東從側面進攻煙台之企圖，前後共殲蔣偽軍二千一百餘人。膠東、膠濟共殲蔣軍四千餘人，我軍消滅敵人有生力量目的已達，主動撤離掖縣與高苑。晉北我軍繼收復崞縣、原平、三交後，又收復定襄、五台（閻錫山家鄉）及東冶重鎮與平社車站。各綫戰情分別報導如下：

【新華社山東十三日電】守衛掖縣城之膠東八路軍，連日在城西郊高地阻擊進犯蔣軍，先後共殲滅美械蔣軍第八軍兩千餘人，於完成殲滅敵有生力量目的後，九日已主動轉移至城郊抗擊。另訊：盤踞膠濟中段蔣軍千餘人，於八日由臨淄西北竄犯，遭渤海八路軍重大殺傷後，侵佔高苑城。

【新華社山東十三日電】魯中八路軍主力地方武裝及民兵，在膠濟沿綫展開聯合自衛反擊，牽制蔣軍竄犯膠東，從側背進攻煙台之企圖。五六兩日夜間八路軍主力一部在安豫城北沙河及西關兩地斃俘偽張天佐部八百餘，繳獲槍百餘支、滿裝彈藥汽車一輛，另一部主力於上月廿二日，向離濟南卅里的南嶺等據點反擊，並在歷城南伏擊蔣軍輜重車，兩役共斃蔣偽軍二百五十餘，繳獲機槍十三挺、步槍及彈藥一部。地方武裝某大隊於上月廿七日及本月二日夜襲歷城、東明火車站北十餘里徐家井等據點，殲滅蔣軍一個營，斃俘蔣軍連長以下七十四名，繳獲各種砲四門、美式步槍七十餘支。益都等地民兵，半月來亦斃俘蔣軍五百餘人，繳獲步槍二百支。

【新華社同蒲北段十三日電】晉北八路軍繼收復崞縣、三交、原平等地後，於本月上旬又將五台、定襄、平社、東冶等地恢復。上月下旬忻縣閻軍兩千餘，分路北犯，先後侵佔定襄、原平、崞縣、五台，當地軍民奮起反擊，於一日將閻軍侵佔之崞縣、三交、原平等地收復後，繼續擴展自衛反擊，於五日恢復五台縣城。六日又將同蒲路上之閻軍重要據點平社車站（忻縣南三十里）拔除，此時侵佔定襄、東冶閻軍廿九師、卅七師等部腹背受敵，在當地軍民不斷襲擾打擊下，乃於八日棄定襄城逃往忻縣。上述兩城鎮遂被收復。戰果正清查中。

淮海區捲入自衛熱潮 百萬婦女服務戰爭

朝夕縫衣做鞋，雨夜站崗放哨。參加修橋磨麵，積極耕地種田。

【新華社華中十三日電】淮海區百餘萬婦女為自衛戰爭服務，三個月來創造無數英雄範例。灌陽（新設縣）陰平區姊妹團，在陰平鎮設兩個茶水食品站，用白麵包菜做成「光榮餅」，慰勞過路部隊。灌陽苑圩、耀南、陰平三區婦女，聯合組織了洗衣大隊，地主家的姑娘陳碧霞也搶着參加，沭陽縣曙江區婦女半月做好軍衣兩萬八千套，抗屬陳永蘭屁股生瘡不能坐，仍堅持到工場做二十天活。馬莊區、趙莊村年逾古稀的兩位老太婆，也參加縫紉。灌雲太和鄉婦女，為趕製軍鞋，天陰時用火烤乾布殼子，三天做好五千雙，青壯婦女亦紛紛參加後勤運輸，搭橋，推麥等工作。宿遷婦女組織的担架隊，每隊六個人，輪流接替，六塘河二百餘婦女，在六塘河廣潤水面上，搭起一座大橋，過往的部隊以「女子橋」稱道它，沭陽縣一週中推麵七十萬斤，城市婦女一夜趕製四萬條面袋，漣水高溝區二千五百婦女冒雨赤脚送軍，大家互相鼓舞說：「只要部隊打勝仗，就是跑一百里我們也高興！」婦女們在後方生產中，已成為主力軍，「要得不荒年，婦女學耕田」。泗沭（新設縣）花圩區東北村婦女十六天耕地五百畝，東海韓山區因牛力缺少（被蔣偽拉去），已有六百婦女組織起來耕地種麥。漣沭陽某區婦女參加紡織，漣水同興區陳小莊婦女，在淮海合作英雄陳大奶奶領導下，全學會了織布，每人添置冬衣一件。組織婦女模範隊時，胡集區六十餘歲的徐大奶奶也要參加。沭陽湯澗鎮婦女會會長，在大雨傾盆之黑夜裡，仍披簑戴笠站崗放哨。

北安六區 外出地主多人還家

一面清算惡霸地主 一面給以生活出路

【本報北安訊】本縣六區在集中火力對惡霸地主的清算鬥爭中，同時注意掌握政策算賬不算命，給分地後的大地主家庭留下足夠維持生活的土地、房屋，因此地主的情緒得到穩定，群衆鬥爭的暴風雨剛來時躲在附近「躲風」的地主都陸續回來了。先是該區大地主王殿增，有土地二百八十垧，偽滿時當過甲長，全家有四十一口人，六月間鬥爭開始後，王殿增初則假裝鎮靜的說：「我不坑人也不害怕！」及至群衆正面向他提出算賬要求（他從康德六年起，每年只出荷六十垧，其餘二百廿垧黑地均由老百姓負担）時，他看群衆很講道理，只是要同他算賬分地，沒有要殺他的意思，就又虛誑週旋的說：「好，我欠賬一定還，你們何時開會我何時去！」但同時即又發動自己的親戚朋友假裝農民到清算委員會，說王殿增欠他們多少錢，要分他的地，這樣可以給王多保存些土地財產。此事被清委會的積極份子揭穿後，他又發動全家老小到清委會去大哭大鬧，要多給他們留地，仍不遲疑。清委會最後還是照原計劃將二百四十垧地完全分給群衆，窩棚也分了，牲口分了一部份。給他自己留下四十垧地「每人一垧」生活仍够中農水準。由於對王殿增處理得當，一般地主情緒穩定，知道群衆是講道理的，不捉人而且還給自己留地留房子，這時又經過積極份子向「躲風」的地主解釋，加上事實的佐證，於是九個在附近躲風的地主，有七個已回到了本區。

伏龍泉戰鬥

—解除了伏龍泉民的苦難

程航

蔣軍一千八百多人，來到伏龍泉紮下營寨。每天千餘名民伕日以繼夜地在皮鞭槍托下面趕修工事——壕溝圍牆和地堡。

一個多月來，人民在被辱罵、被苦役、被毆打、被刦掠中渡着苦難的日子。人們凝望着日益堅固的工事，暗暗罵道：「這叫甚羔×的！」也焦慮地盼望：「八路軍什麼時候才能來到？」

蔣匪們沒有想到人民的軍隊竟狂風捲落葉般地收復三盛玉和哈拉海。他們慌張了，有的主張趁早撤退，有的主張堅守……。倚其悅從農安領來了大批銀餉，穩大家的心：「我們就要發餉，我們有錢！我們有援，蔣總裁作主，有美國撑腰，怕什麼？我們有強固之工事，還有八九門砲，五個鐘頭可以到來。農安的新一軍有美國汽車，八路軍真的要打我們，頂少也得半月！」他看八路軍攻打農安，也不打伏龍泉。」

戰鬥動員不到兩個鐘頭，一切都準備的停當了—「祇要我活着，一定完成任務。」參予成為每個要去拯救人民於水火的戰士的誓詞。

看咱八連

五十多里的急行軍開始了。接到團部的命令：「決定三連、六連主攻……八連為二梯隊，相機進擊。」二班長董標說：「相？祇要我們摸上去，可一定有機會！那時候說不定比主攻連隊早攻進去，看看咱第八連。」大家要保持夜間行動的肅靜，對二班長的主張都連連點着頭。等到兵臨時變動，決定八連為主攻了，八連全體差一點要跳起來，脚步邁得更輕捷了……

圩內和北門上的槍聲一響，三連衝進圩子了，敵人守不住了，眼看一「出水」，八連在東門的兩挺重機槍，七挺輕機槍一齊張了嘴：「嘩」像疾雨一般的打過去。三班早把梯子架好，投彈班已炸起了濃厚的烟幕。

陳承德第一個爬上去，舉起一顆手榴彈，迎面一顆子彈射中了他，倒下了。金貴同志緊跟爬上去……衝殺進去……三班長陳永全雖負了傷，仍指揮隊伍衝上去……

董標兩處負了重傷，仍爬上牆頭，騎牆高呼着：「衝啊！敵人出水了……」

馬也不如砲彈快

敵人混亂了，人、馬、車把大街小巷都要擠裂了。我們投去的八顆手榴彈，替他們解了圍，像潑水一樣，從炸死和炸傷的人馬屍體上滾過去，可是三營的幾挺重機槍，在東南角的一片開濶地，交織着緻密的火網，敵人又回縮到一個狹窄的廣場上。我們的火力激濺着，敵人陣地裡混亂得像海洋中急遽的漩渦，逃不出去，又找不着躲身之所。劉富山的美國機槍把十幾個敵人打倒，劉玉文的六〇砲也連發連中的打在馬群裡——即漩渦的中心，馬群怪叫了，蹶蹄站起來，又倒下去：善於騎術的胡匪也倒栽下去。敵人支不住了，潰退了……

「衝啊——」連掛了彩的同志也都衝上去。

劉玉文忽然發現路旁的溝裡有敵人丟棄的兩門迫擊砲，旁邊還放有幾顆美國砲彈，「好！還給你們吧！」——這兩顆美國彈正巧打落在潰軍稠密處爆炸了。

「打得好！打得好！」大家興奮的喊起來。

戰鬥結束了，一群群的俘虜被押回來。問一個俘虜說：「你們騎着馬，為什麼還跑不掉？」俘虜哭喪着臉回答：「挨你們的砲打下來的，你們的砲打得太準了。」

一個戰士點點頭，笑着接上一句：「啊！馬也沒有砲彈快呀？」

還要到齊齊哈爾嗎

太陽出來了，伏龍泉的老大爺拉着戰士的手，激動得發顫的聲音說：「這回可好了。你們再不來，我們就沒法活下去！」

他們說：「中央胡子買東西不給錢，張嘴罵，舉手打，要姑娘媳婦給他們『侍候病人』，還有什麼『毛司令太太騎馬撞死小孩子……』一肚子苦水，真是說也說不完啊！

送開水，送飯菜，……男女老少湧出來，從來沒有像今天熱鬧。年青力壯的，能拿得動鐝鍬的，都自動填平壕溝，拆除地堡。

在勝利品面前，民衆認領自己被胡匪拿去的東西。一個大嫂領回她的被子時，向大家宣講着：「那天晚上，俺娘兒倆都脫了衣服睡下了，突然一個中央胡子一脚踢開俺的門，就把這被子揭掉。我慌忙穿上衣服哀告他：『老總，求求您老人家，被子不要緊，孩子可要凍壞！』你猜他怎麼說？——他說：『雜種×的，看你詐呼地！爛雞巴臊臭的破被子，老子要到了齊齊哈爾，給老子老子還不要呢！』我再求他可憐俺孩子，我還沒說完。他就說：『小孩是大人做的，還是大人要緊！』說着就把被子抱走了。」

一個老頭拍着戰士們的肩膀，說：「他們的頭子尚其悅，說是什麼『嫩江司令』，你不看他們都還沒穿棉衣嗎，他們頭子說：『多會打到齊齊哈爾，多會給你們發棉衣呢！』」另一個中年人補充說：「哼！這下他可上不了齊齊哈爾了。」一個戰士說：「活着他們也能去——當俘虜去。」大家都笑了。

鬥爭惡霸張德振 仙洞群衆抬頭

【五林訊】五林仙洞區人口約九千人，可耕土地面積（不包括山林面積）約有五千三百餘垧，而仙洞地主七家所佔土地面積卻約有一千×百垧，佔仙洞區土地總面積百分之二十二，壞蛋張德振，佔有二百垧。工作隊集中力量於仙洞，首先鬥倒了張德振，他戴上高帽子遊街，在鬥爭會上有一百八十九個群衆登台控訴他的罪惡。自從鬥爭勝利後，群衆已開始認識自己力量，群衆為了保護已得的利益，紛紛自動要求參加農會，成立基幹自衛隊，反動地主看到群衆有了槍，有的來農會自動提出分地，有的即提出賠錢與減租的辦法，來緩和或減低群衆鬥爭情緒。

不顧旅渝父老奔走呼號 蔣介石堅持東北內戰

◇閻寶航氏在延吉報告◇

【新華社延吉十日電】東北行政委員遼北省主席閻寶航、東北行政委員徐壽軒兩先生及實業家袁東衣先生等一行，於赴哈途中轉道來延吉，抵達之日（六日），吉林省周保中主席和延吉各界特召開盛大歡迎會。閻氏痛斥蔣介石單獨召開一黨包辦的國民大會是撕毀政協決議，存心分裂，與全國人民為敵，他並以親身經歷的種種事實，叙述在蔣管區民主同盟和其各民主黨派人士的活動和遭到壓制摧殘情形。自較場口到南京車站血案以來，民主人士和反動派的誓死鬥爭在他的回憶中歷歷如昨日事。說到關於東北和平民主問題，閻先生報告重慶的東北團體奔走呼號努力東北停戰運動而屢次遭蔣介石拒絕的經過。他提到某次東北團體拜見各方代表時，寧武老先生曾端起酒杯向國民黨代表邵力子憤慨的說：「我們東北人民要求和平解決東北問題的意見，一定要請你轉達蔣介石先生。來喝一杯吧。這是我們東北人民的血和淚！」然而蔣介石却絲毫不理會這些，他仍然要堅持獨裁內戰，並把東北作為反蘇基地，因此我們對東北停戰的奔走落了一場空。閻氏歷述以上的種種事實後，他興奮的表示，這次歷盡險阻，終於回到桑梓來為人民服務，因此他號召東北人民動員起來，提高警惕，粉碎蔣介石的進攻，為全國大多數人的和平民主的偉大事業供獻出一切力量。

蔣介石排斥異己政策下 大量編餘軍官流落各省

【新華社延安十三日電】據最近天津益世報透露：被犧牲在蔣介石異己政策下之大量編餘軍官，流落各省無以為生，狀極悽慘，現皆被迫相繼採取集體行動。天津編餘軍官貧病交迫，跌倒街頭。又一身穿制服的壞脚軍官，胸佩榮譽徽章，手舉榮譽証明書，扶拐杖沿街行乞。湖南衡山一江西軍官黃振船，抗戰中曾任連營長，被遣散後，因家庭生活貧困，遂於九月間投身湘河自殺。衡山附近失業軍官數人，屢向當局請求救濟，皆遭拒絕。現已推出代表向省當局請願，如再不處理，全體將赴長沙南京請願。貴州失業軍官二百餘人，發起組織請願團，向當局要求救濟。

蔣令各報章 禁載貪污案

【新華社延安十三日電】據上月十二日滬報透露：國民黨中央宣傳部，於上月通令各省市黨部及其黨報，禁止報導蔣政府官員貪污舞弊的真相，該通令中稱：行政上有何弊病，報紙不宜「誇大其辭，故作渲染」。但群衆已了解其陰謀，堅決加以拒絕。（水陸）

雙阿兩縣邊境 百餘胡匪被擊潰

農民得失馬感謝民主聯軍

【阿城訊】擾擾雙、阿兩縣邊境一帶之中央胡子候連生、馬龍溪、李賓等一百二十餘人，於上月中旬，被我三七部隊全部擊潰於趙家嵗子。當時除李賓匪部帶三十餘名交槍外，餘匪皆死亡潰散。計共獲輕機槍兩挺、步槍十九支、馬二十餘匹。被擊後之匪人，將馬散於田野，農民失馬復得，都說「若不是民主聯軍來打這群中央胡子，百姓的莊稼，都沒法往家拉了！」（阿城通訊小組）

自平……康樂……民兵聯防……福祿……平盛

【八面通訊】八面通自平村群衆感到一村人單勢孤，難以應付大帮土匪，最近自動連絡康樂村、福祿村、平盛村等村，實行民兵聯防，守望相助，推出指揮隊長，每日晝夜流動各村，盤查行人。（工農通訊員鄰喜德）

湯恩伯部在滬 盜物資五百億

【新華社延安十三日電】據本月二日天津大公報透露：上月底上海發露一樁五百億元的隱匿敵偽物資巨案。隱匿者為國民黨第三方面軍（湯恩伯部）軍事接收委員會，物資組長吳師尚，彼於去年十月間互相勾結，先後盜竊滬市延平路三〇號及於殊嘉路二九號之火油、柴油、自行車胎、糖精等大量敵偽物資。

五常冲河區農工自衛隊 首次剿匪獲捷

信心倍增陣容擴大

【五常訊】五常縣冲河區農工自衛大隊，其中三分之二為慣常打獵之農民，都係神槍手，共一部廿三名於上月十四日進擊盤踞於石崖溝一帶之胡匪，當將胡匪常住之山洞包圍時，胡匪四十餘人，正於洞內鬥牌取樂，一聞槍聲，胡匪失措，戰鬥十分鐘，土匪狼狽潰散，計斃土匪兩名，傷數名，打死洋馬一匹，得快槍十一支、洋馬兩匹，我自衛隊員無一傷亡者。自衛隊初次戰鬥，即獲勝利，隊員們都興奮的說：「以前抗上獵槍，一槍打倒一個兔子或狐狸。這回抗上鋼槍，管叫它一槍打倒一個胡子。不管他中央胡子，蔣家胡子，都叫他跑不了。」冲河區農民慶祝剿匪勝利大會上，即有廿多人當場要求參加農工自衛隊。

蔣日親如家人 日寇為蔣作壽

【本報訊】日前蔣介石作壽。日本法西斯特贈送貴禮品多件，由朱世明自東京帶至南京，其中一件為金屏風，一件為金蒔繪文宮，均為日本稀珍之品。蔣介石與日本法西斯之親匿，可見一般。

耕者有其田後 四方台小學 學生增一倍

【八面通訊】八面通區四方村小學校，成立多年，每年入學者甬多不過二十幾名，但鬥爭後至現下四方校在籍學生共有四十四名，比鬥爭前增加一倍多。（四方村工農通訊員雷雲龍）。

肯尼與柯克向記者透露 蔣介石無止境獻媚美國 正進行新賣國商談

【新華社延安十三日電】美國海軍部助理肯尼與駐華美海軍上將柯克，十二日在上海聯合招待記者時透露，五月間蔣介石會對美國成立秘密的賣國協定，新的賣國談判正在進行中。肯尼係於九日由美國飛抵上海，旋飛青島、北平「視察」，並定於今（十三）日返滬，經沖繩島返國。據美聯社報導：在昨日記者招待會上柯克透露，按照五月間成立的協定，美國將以一千五百萬美元的裝備恢復中國的海軍船塢，其中五百萬美元將用於上海海軍根據地。經盤問後，柯克强調稱：「上海不能認為是美國海軍根據地，但只是美海軍享有某些便利條件的地方，如設海軍郵政局、海岸巡邏及醫藥娛樂設備。」在答覆記者質問時，肯尼稱：關於美國使用台灣海島船塢之談判，「余無所知」。柯克透露：「美軍家屬確將來華，但人數當加以限制，因缺乏適當居處。」

冀熱遼十月份自衛戰總結 斃俘蔣軍四千八百

我敵傷亡一與二百四十一之比 收復四座縣城拔除七個據點

【新華社冀熱遼十三日電】冀熱遼軍區司令部，頃於日前發表十月份自衛反擊戰績如下：作戰四十九次（剿匪戰鬥除外），收復建昌、樂亭、寧河、盧龍縣城四座及中鎮渠口、崔黃口、大良鎮、汀流河、馬城子、于家河、石梯子等據點，生擒東北保安第四支隊副司令維光星、建昌縣長丁瑞恒、盧龍縣長曹濟論等以下一八二八人，斃傷蔣軍六一二團副團長以下三千餘人，繳迫擊砲五門、輕重機槍七十餘挺、步槍一六九一支（內美式佔四分之一）、短槍二三四支、美式衝鋒槍十一支、各種槍彈一六八九九〇發、手榴彈一千餘個、炸藥二〇箱、電綫三二〇〇〇斤、汽車六輛、煤油六〇〇〇斤，我僅傷亡連長以下廿餘人。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十一月十五日　東北日報　（星期五）

操場上

——民主聯軍的冬季生活之一

西虹

晌午的寒風剛剛停止了它的吹嘯，營房左近以及平曠的操場上，又一次舖積了密密一層黃葉。這時候，靜立的樹梢枝條上，依然零零落落飄散下蝴蝶般的葉子。

營房外非常肅靜。……

幾聲高亢圓潤的號響，戰士們正在進行着的小組會被催促着暫且停止了，人們又在這飯前的間隙中光裡手癢的想做些什麼。

九班新戰士杜尚賢將頭伸出屋門望了望，隨着扛了一把手造的木條箒把跑出來，低着頭掃起遍地的落葉。接着，不知道那個方向又出現了幾個箒把，操場、屋前，照舊恢復了它的清淨。

司號員提了一支木槍，在連部的門口操練了好下，之後，他轉回去換上三八槍又走出連部。他今年才十四歲，他的身材若是跟上了刺刀的大槍比量，足足會差下一個刺刀長短的。他剛吃力地做了一個『預備用槍』，後面趕來通信員將他的槍柄抓住了。他倆近乎摔跤似的爭奪着，司號員蹩脾的身姿，死力將槍抱緊。結果，兩人和解了，歇替原地刺殺，互爲糾正，儼然正式操練一樣嚴肅。

營房的空地上，各處都響起口令聲，機槍、步槍、都以最精幹的「三三制」學習小組進行着操練。目標最大，動作最吸引人的要算八班了，他們一班人披掛了彈袋，揹了槍，從屋門口就開始了整齊的跑步，一口氣奔跑在操場上。

昨晚，八班剛開過檢討會，他們要鞏固以前每人每晚自動刺六七十槍的水準，這以後，他們每人要做到睡前一百槍。起五更睡半夜的練法，其精神是好的，有些天他們起得過早，白天打起瞌睡，倒不如按時作息抓緊時間操練的好。人們在會議上一致決定遵守時間，不讓一分鐘時間空放過去，這樣和別的班挑戰的後果才會得勝。現在，不祇八班，別的班也在進行着小操，這是連長指導員最引爲愉快而決不去加以制止的事。

八班薛會文走出行列，這一陣他先給大家喊操。人們挺胸直脖的都能操握住刺刀要領，連刺、單刺，一切是這樣熟練，他歸列後，又輪另一戰士喊操，他們就這樣學習着。

又一個班開入操場。這時候，八班戰士們已經疲勞了，他們輕輕地將槍架起，笑跳着奔向場角雙槓那兒，有的坐上槓架，有的肘彎憑靠着槓木；休息，談笑，歇望着星散在操場、屋旁，正在操練刺殺的各班同志們。教導員走來了。他以喜悅的眼色輪視了這幅活的課外操作畫，之後，便將眼光停留在雙槓那兒的人群裡。

「八班！我來看你們刺槍！」他揮起臂腕，近乎喊叫地說。

戰士們呼應了一聲「好」，連跳帶跑的奔向場心，迎着他們的是教導員笑裂了的嘴巴。

教導員在這一班人的行列面前，細高的身姿筆立着，開始給他們當起教練來。

戰士們並不覺得在操作以外這是可以隨便鬧玩的，從每人的形姿看來，那簡直像處在場上。

教導員很滿足地給他們喊了一會操，由於他過度興奮，隨便從誰那兒抓過一枝槍，他開始站在八班行列裡。

這一次是范德平出列喊操，他並不認爲教導員在行列裡會使他感情上受拘束，他的口令聲反而比平時壯大有力。

教導員和戰士們在一個口令之下一塊兒互相操練，祇見他的動作比別人更加賣力，更準確。陽光下，來了一忽激烈的連刺。刺尖閃閃爍爍一若點點銀星。

士們圍了教導員，要求他獨刺，范德平喊口令教導員就隨着刺了幾分鐘，終於在戰士們的掌聲與歡笑裡，教導員停止了他的操作。

戰士們又自行操練了，四下裡口令聲，槍刺刺啦聲，把個操場沸騰起來了。

熄燈前，五班長走進連部『挎』的一個立正，給指導員敬個禮：

「報告！我們班睡前已刺了一千三百槍。」

他後面，各班長們都源源進來報告了。

「我們班刺了兩千二百槍」。二班長說。

「我們班共刺了一千六百四十槍。」八班長說。

……

指導員一合算，各班的數目字都比今天以前超過了一倍至兩倍。他知道，戰士們都有高度的政治自覺，時局的形勢和我軍的任務要求戰士們這樣做，而且戰士們已經這樣做了。

十月十五日夜

「永遠跟着毛主席走！」

——記樺南縣參軍運動——

鍾林

「好鐵要打釘，好男要當兵。參軍扛槍，爲翻身。不滅反動誓不停……」

這首歌是樺南縣人民的口頭禪，不但這樣唱，在今天更見諸實行了。

街政府的門口，兩邊貼着用大紅紙寫的標語；上聯是：「在民主政府幫助下窮人翻身，唯有槍才能生根，」下聯：「在反動統治獨裁下人民遭殃，只有參軍方能安生。」

附街長張紅着臉，揹着一枝「三八」大蓋，扯破了嗓子喚着：「……我也是房無一間地無一壠的窮光蛋：……我現在有地，有房，也有了牛。這是誰給的，今天翻身啦，咱窮人掌了大印，查查咱家的家譜那一代有這種福……翻身啦！要翻就翻個徹底，但是翻文東、孫芳友、蔣該死，毒路門不讓翻，他用槍打我們，我們應該怎樣辦？……」緊接着是下面震耳的呼聲：「我們也用槍來打他們！」「對！我們也用槍來回答他！」附街長嚴肅的臉上有了勝利的笑紋，像他分得了土地時一樣，他吐了一口痰說：「這些人參軍就是給咱們窮人扛槍，保住翻了身的家鄉……」大家要擁護擁護……」台下一個婦女用手掩半個嘴，眼看着附街長扭着頭向另外一個女人說：「你看附二哥像瘋子一樣，向來說話沒有這樣高，吐沫星子往外濺那樣遠……」那個婦女聽了似乎有些不滿說：「哼！窮人翻身，掌大印扛槍這是喜事，那能不高興……」有一個老漢揮臂說：「你到肉市看一下，今天大小戶都在買肉吃…：不用說別的，北街紙扎舖給扎的這些花，一個錢也不要……。」

鑼鼓喇叭聲在人群中吹起；參軍者一個個雙手接着人民送的禮物：肥皂、手巾……數不完的東西。

主席台上擁上一個戴參軍花的戰士，他興奮的兩手摸着大紅花激昂的說：「我說不出什麼話來，大家對我這樣擁護，我謝謝！我宣誓要永遠跟着毛主席走。」接着他就在一片熱烈的鼓掌聲裡急速地跳下了主席台。

歡送開始了。人群密密的站在兩旁，送行的行列慢慢地向前蠕動，「光榮參軍」的大紅旗橫在前面飄盪着，樺南中學的大鼓、小鼓，奏出了急促的拍子，人們的心和步伐在輕快地跳盪着。

新戰士戴着火紅的「參軍花」，紅色的大旗映在人們紅色的臉上，在紅色的十月顯得更加溫暖，在人群裡，樺南小學的秧歌，在後面緊跟着是一百多個小學生，在鼓手的吹奏下扭着輕快的節拍，「扭扭，把杜魯門扭出去，把蔣該死扭死！」一個帶頭的小學生轉回頭在鼓勵他的同伴們。

這是一次有組織的行動，只婦女就有四五百參加了送行的行列，因爲在這些參軍的戰士中有她們自己的丈夫、兒子、兄弟，甚至還有未婚夫，但爲了不使剛翻身的幼芽被狂風暴雨摧毀，她們只有催促着他們，毅然決然挺身而出保衞自己的家鄉，沒有留戀，沒有掛牽，只有一個心念——把中央胡子徹底沖滅，堅決抵抗反動的進攻。扎槍隊「人民共[illegible]的紅纓槍」在隊伍的最後面，在他們的後面又是四輪馬車，這上面不是坐的參軍戰士，也不是送行的人們，而是肥猪、肥羊、粉條、香烟、肥皂、手巾……大包小包放了幾車，裡面也不知又包了些什麼東西。

十字路口早就擠滿了人群，等到隊伍一過來，馬上起了震盪；「歡迎光榮參軍！」「要求美軍撤兵出中國！」「反對當第二次亡國奴！」「好男兒要參加民主聯軍！」「永遠跟着毛主席走！」激烈的口號響徹了整個大街，人民的呼聲此起彼伏，叫反動派聽到戰慄吧。

縣政府的大門爲了歡迎新戰士的來臨，在前幾天已把彩布國旗佈置好了。今天一早，就有幾十名老戰士荷着槍，穿着嶄新的棉衣，雄糾糾排着二路縱隊，靜候着新來的戰友，隊伍一到門口雙方便親熱的敬禮，雙方的視綫集中在一起時不由得都笑了。

參軍者愈來愈多，天主堂、梨樹園、半截河、柳毛河各鄉的人都來了。保安隊長解着棉衣扣子，氣喘喘指着另一個戰士說：「快去提開水，他都走累啦……」張縣長站在門口，眼睛笑成了一道縫。喜事！這的確是一件大喜事！

會場設在縣政府的大院內，在主席台的正中間用大紅布寫了斗大的八個大字：「永遠跟着毛主席走」，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千萬的人民湧進了會場，大家首先看到的就是這八個大字，突然有一個喊起口號來，接着喊聲便響成一片：「……永遠跟着毛主席走。」……

十月廿七日於樺南縣府

歡迎投稿

青年園地

第十五期

我們在農村中

「啥時工作不好，啥時不回來！」

劉敏之

「走，到農村去！」

那是六月七日的中午，我們軍政大學一支隊四十餘名幹部，由政委張獨伍同志率領，抱着高度的熱情，履行着「深入開展群衆運動」的號召，由海倫城走向農村。

的確，這次下鄉，我們每個同志都感到異常興奮，當一聽到這個消息的時候，個個面上都洋溢着緊張而喜悅的神色，三三兩兩的議論着——

「下鄉了。你去不去？」

「當然去，你哩？」

「我嗎？當然也去！」

「我有病恐怕不能去吧？」

「有病就不能去嗎？」

正在病中的主任教員張丁亞同志，身體本來還弱的很，但聽到要下鄉，也立刻打起行李，隨隊出發了。

旅途中，大家都表露出一個決心：「這次下鄉，啥時工作不好，啥時不回來！」

我們向農民們學習

在鄉下，我們到處受到群衆的熱烈歡迎，而我們，也總是刻刻不離他們的左右，緊緊的和他們在一起，——在一起談話，辦事，在一起吃飯睡覺。

那矮小破爛的土房，雖然乍住眞有些不慣，但當一體念到這裡面住着的正是我們那些受苦受難的窮苦人時，馬上就對它感到溫暖可愛，感到十分榮幸了；是的，我們將永不離開它！我們將永遠保衞它！

開始他們還似乎總有點客氣，但他們的感覺眞是敏銳，認識眞是深刻；很快就認識了我們確實和他們沒有絲毫分別，眞正像親兄弟一般，於是，一下都和我們親密的融洽在一起了。

他們誠摯爽快的向我們述說着他們心裡的話，傾吐着他們多年來的一切苦冤；控訴誰是害他們的仇人；告訴我們怎樣進行調查，告訴我們怎樣和莊稼人說話，特別是這一點，因我們大都是來自關裏的，而且一直在軍隊裏工作，所以有些話語往往使當地人聽不懂，於是某些群衆就時常毫不客氣的批評我們，教導我們，其中最使我們永不能忘的就是田奉山、李洪恩、楊乃如等。

因此，更使我們增強了「群衆眞是萬能」的信念。使我們突破了前進路上的一切困難！

「我們眞覺得光彩」

這是在一個清算鬥爭大會上，千百個受苦的人們緊緊的團坐在一個廣場上，憤怒的烈火在一起燃燒！「今天可眞是我們窮人出頭的日子了！看「李大善人」他再搗蛋？」

農會主任劉振生大喝一聲：「叫李大善人上來！」於是，李大善人垂頭喪氣的走上來。

這時，劉主任急速從口袋裡掏出來一個小紙包包，打開來氣憤的向群衆喊道：

「諸位老鄉親們，今天我們清算我們屯的李大善人，可是在昨天晚上就出了個笑話，李大善人怕我們清算他，竟拿出四個金鎦子來，打算收買我們工作隊的劉同志，但我們劉同志是關裡來的老八路，那能吃他這一套，當場就把李大善人這個傢伙挖苦了一頓，現在這些金鎦子就在這裡！」

劉主任說到這裡，突然從人群中掀起了一陣嘯聲—「這個朝裡善不朝外善的傢伙，眞不要臉！眞是錯打了算盤—滿洲國的警察幾十元錢就能買動，但我們老百姓的八路軍呵，給多少金子也不要啊！……」

「眞是，眞是—我們老百姓有這樣好的軍隊，我們眞覺得光彩！我們什麼都不怕！」

羣衆的力量大如山！

我們在鄉下一直工作了三個月，經過了倫河、豐山、海星、佛海等四個大區，現在，各屯老百姓都很好的組織起來了—成立了農民自衞隊，成立了農民聯合會，特別是在解決了他們的土地問題之後，很快的又組織起了夥打夥收，勞動互助的生產形式。

倫河積善屯的農民自衞隊最爲活躍，它七十餘名年輕少壯的自衞隊員，在模範的農會主任兼自衞隊長的劉海風領導之下，那眞是積極勇敢，英勇善戰，多少年慣以搶劫爲生的「穿山甲」、曹智（曹大幌之子）等土匪頭子及其三十餘名胡子嘍囉，都被他們（積善自衞隊）打的望風而逃，不敢露面了。

至於那些混在鄉下進行破壞活動的國民黨特務們，自衞隊對這些東西更是不肯放鬆—他們晝夜不停的搜查、監視，誠如劉海風、田奉山等自衞隊長所說的：「我們窮人們只一翻身，只一拿起了洋砲和扎槍，那這個力量眞是比山還大！什麼國民黨特務，什麼反動派，都不是我們的對手！」

是啊—群衆的力量眞是大如山！

試一試

劉直

兩三天前李大嫂接到了她家的一個口信，說是李大哥暫且不能回來，因爲父親的病重。她聽到「父親的病重」可就着起急來了，七十多歲的老年人假使有個萬一，那可怎麼辦？她恨不能一時飛到她父親的身旁，看一看他老人家的病；她又瞅了瞅她那四個孩子，想了想上下火車的情形……心裡焦急得很。

× ×

三棵樹車站上等車的眞是「人山人海」，就是三十多歲的楞小夥子，若不拿出點力氣來也不一定能上去。她抱着三歲的，領着六歲的，十一歲的牽着八歲的手，五個人分成了兩個組，在人群的大後邊，走來走去。大孩子很了解這情形，失望地說：「媽！咱回去吧！上不去呀！」

「爺爺的病，怎麼辦呀？」她眼望着那群等着上車的人，自言自語似地回答她的大孩子；想起病着的爸爸，眼睛不禁滴下兩點淚來。火車進站了，她急的直出汗。

正在這個時候，前面走過兩個武裝同志，她心裏想：「都說他們是爲人民服務的，今天何妨試一試？」

「同志！同志！」她一招呼，兩個軍人都立時轉過身來，其中的一個問：「什麼事？」她向前走了兩步說：

「我爸爸的病重，我想上呼……」到這裏又用眼睛看看她這四個孩子。兩個軍人知道了她的困難和意思，方才問她的那個老軍人用着樂亭縣的口音說：

「好啊！把這個孩子（六歲的）交給我，那個孩子（八歲的）交給他！」說完就一個人抱起一個向前走，後邊跟着她的大孩子，再後邊就是她抱着她的小寶寶，經過一陣擁擠之後，到底上車了。

× ×

呼蘭縣城西南隅老李家的門前，停住了一輛斗子車，最先跳下車的是她的大孩子，這小子到了家，他就不管別的了，一直向着他爺爺的屋子走，她給了車錢，着孩子緊跟着。

奶奶看着爺爺睡穩了，正要下炕走走去，一抬頭意外地看見了她的大孫子，後邊還有她的大兒媳和……便驚喜地大聲說：「嗳呀！你們怎麼來的？……」

爺爺也醒了，枯瘦的面孔上浮起一層笑容道：「連捷（大孫兒的名子）來了麼？……也眞！方才我正夢見你們來了呢！」

大兒媳把抱着的孩子放在爺爺的身旁說：「聽說爸爸的病重，着了兩天急！…」

「……現在見好麼？」

「從昨天就好多了！」奶奶搶着說。

「我上車都困難，你們怎麼上來的？」李大嫂在旁邊插嘴問。

「可眞不易，沒有武裝同志，簡直是沒辦法。」

「武裝同志？……」奶奶驚奇地問。

「是的，在三棵樹車站上，人多得很，愁得我們娘四個直轉磨磨。正好來了兩個八路軍，平常都說他們是爲人民服務的，本來是想試一試，果然他們就給幫了忙……」她還想往下說，連捷開口了：

「一個抱着連軍，一個抱着連合，在前邊擠了一大陣，我們就上來了。」

「那可多虧他們了！」奶奶很滿意地說。

「爺爺！在車上他們還教我一個歌，我給你唱唱！」連合說着就天眞地大聲地：「八路好，八路強，八路打仗爲老鄉……」地唱起來了。三歲的連人，也跟着「八—八—」地學着哥哥。

一家子都笑了！爺爺眼睛望着他的孫子們，心裏還想着那兩個「八路」。

鄉間的朋友

冷風

在鄉間住着一位朋友，每年秋季我都要去玩一次。說是去吃瓜、吃包米，其實這些東西在街上就可買吃的，但總覺得在瓜地裡，從瓜堆裡揀起一個瓜吃起來，總比街上買吃要香得多；弄些乾草在野地裡燒上幾穗大包米，雖然沒有在家裡吃得那樣舒服，但那種風味，也眞是在都市裡嚐不到的。只要你在鄉間玩上幾天，再回到都市時，你總會覺到你自己似乎「野」了很多，彷彿身旁的一切也都小了，而且發暈。

今年我又想去，同院老王說是鄉間有胡子，我也覺得不應當冒這樣的險；偶然在街上遇到了這位朋友，許久未見了，我便提出了這問題，他笑了笑說：「你去罷！那都是謠言，我分到了五垧地，瓜、包米，都是自己種的，要比每年方便得多，不像每年租人家的地，本錢大」分手的時候他告訴我：「各地都有民兵，中央胡子是不敢來的，窮人們分到了地，誰還肯當胡子？現在的屯子要比過去好多了，這兩天我們要鬪爭惡霸王大麻子，順便你也看看去。」在我們耳邊響着好久「翻身」，但「百聞不如一見」了，很想親眼看看老百姓鬪爭的情形，幾天之後我便到鄉下去了。

立在土崗上，微風捲起了衣角，眼睛所見到的，是些起伏着的豆田、高粱田。太陽給西天抹了一層紅，遠天裡歪着幾棵樹，人也顯着非常精神，這是我來到鄉間的第二天傍晚；我感到百姓們有了保障，是他們說話不像以往那樣「低三下四」了，臉上是笑容，工作很起勁，在這裡我看不到「摩洋工」那三個字。

一條小道，伸進豆田裡，遠了，便分不出界綫來。遠遠的走來一個人，他的四週全是豆棵，你看不出道在那裡，但道是曲折的，只覺得那人在豆田裡，彷彿是故意的在曲折的走着玩。漸漸的來近了，我看不出他是誰，穿着軍裝，我沒有注意他，抬起頭來看天上飛着的兩隻鳥。「唉呀！老吳，你……幾時來的。」我不覺詫異回過頭來—

「呵！是老李。」我奇怪的看看他的軍衣「你……」他笑了笑，我們便坐在草地上了。

這朋友過去是電業工人，有一回偶然和一個日本子發生點口角，便有幾個人在他屁股後跟了兩三天，他覺得很危險，便不再做事，來到了鄉間！當窮人們或他自己被反動惡霸欺壓時，他總是捏起拳頭狠狠的說：「這筆血債，總有一天要和你們這些東西算清的。」我每次到鄉間來，總和他在一起玩。

「我今天到縣裡是合計鬪爭王大麻子的事。」幾句談話後，我知道了他現在是民兵的大隊長、兼屯長，屯裏人都擁護他，他是嚐過被剝削滋味的，所以他的辦事很稱人民的心，他也很樂業，這屯子是極民主，極平等的了。

黃昏了，我們從土崗上走下來，由田裡回來的農人們，和我們打着招呼。他告訴我：「明天鬪爭王大麻子，不走的話你也去看看，看我們鄉間的朋友，怎樣和反動地主鬪爭。」我答應他了，我告訴他，「我一定參加的，並且我還要向你們學習呢！」（省三中）

哈爾濱市政府公告

工字第一五號

查本府擬購舖道用液體柏油（臭油）若干桶。凡存此品願出賣者，希於本府辦公時間，到工務局土木科接洽爲要此告

市長　劉成棟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十一月十二日

哈爾濱鐵路局招考會計員啓事

本局爲加强會計業務，擬招考精通會計技術兼諳鐵路事業之會計人員若干名，待遇從優，希有志之男女青年携帶本人半身照片暨親筆履歷二份赴本局人事科投考可也。

時間—十一月十一日至十三日報名
地點—哈爾濱鐵路局人事科
考試—會計、數學、珠算、國文、社會常識
考期—十一月十四日上午九時起。
資格—中學以上學校或有相等程度者。

十一月十日

通告

「中華全國文藝協會東北總分會籌備委員會」業已成立，會址設於哈爾濱市道裡地段街一三二號內二階（即中蘇友好協會內）自即日起開始工作。成立伊始恐未周知特此通告

中華全國文藝協會東北總分會籌備委員會啓

軍政大學繼續招生啓事

我校自招生處結束以來，有志的青年男女前來投考者仍異常踴躍，今學校的校舍又落成一部，同時爲了不負一般青年學生的熱忱，所以從今天起（本月十一日）我校仍繼續招生，如有思想純潔，品行端正，身體健康，具有初中畢業程度或同等學力者，年齡在十八歲以上，二十八歲以下的青年，不分民族性別，均可前來投考。投考手續，科目及入校後的待遇，仍按以前報載之招生簡章辦理。報名地址：哈市道裡地段街軍政大學辦事處（即松江第一商場對過）

東北軍政大學哈爾濱辦事處啓

東北鐵路管理總局通告

總字第一號

爲通告事鐵路局冬令時間，業自十一月六日起始改正，凡鐵路一切事務之執行，列車運輸等盡行依據左記改正時間處理，務希各界人士一體週知是荷

改正時間

十一月七日一時爲十一月六日之二十四時，即較普通時間縮回一小時（例普通時間之二點爲鐵路時間之一點）

中華民國卅五年十一月十一日

東北大學辦事處緊急啓事

本處遺失學校發下之護照一至十號十張，（係油印蓋校章）帳單及東北鐵路管理總局所發之軍政人員團體免費乘車證四二〇一至四二五〇共五十張，軍政人員團體半價乘車証〇二二九一至〇二四〇〇共一百一拾張，軍政人員半價乘車証二〇二〇一至二〇三〇〇共一百張自即日起一律聲明作廢無效。

十一月十一日

益源成 糧業雜貨 代理店開幕啓事

啓者本號開設於哈濱道外靖宇五道街五五號（益發合公司舊址）專營代理糧石雜貨煤炭木梓麵粉等，客貨買賣，大宗保管事宜。棧房寬敞清潔，食宿設備完善，另在八區北馬路及中馬路租賃儲貨倉庫糧廠兩所每所俱設鐵道專用支線，不但卸運貨物捷便，尤能節省小車脚力，客貨到着專派委員負責經管，買賣價格，力求公正，客事手續敏速，招待一切周詳，擬定本月十五日正式開幕本市及外城各界，生產商號，或個人蒞幸移玉敝號接洽，則知言非虛謬，並望各方友好廣爲招徠，如蒙不棄在邇多乞源源賜顧，無任歡迎之至。

哈爾濱道外靖宇五道街五五
益源成糧業雜貨代理店啓

營業用電話五二五三，二七〇五三九七九，北馬路倉庫（益發銀行倉庫舊址）
電話二五〇四南馬路倉庫（益發合糧廠舊址）電話二六九三

東北文化（綜合半月刊）

第一卷 第二期要目　一九四六年十月二十五日出版即日運哈

紀念魯迅先生逝世十週年……本社……（一）
毛澤東的主張……美·斯坦因著……（三）
我們的學風……張如心……（九）
新民主主義與共產主義（下）……張如松……（一二）
擁護施政綱領歌……白韋……（一五）
翻身的孩子（四幕歌舞劇）……塞克、絅霞、合著……（一六）
小二黑結婚（小說）……趙樹理……（二五）
倔强的心……B，拉甫萊涅夫著、嚴蒙譯……（三一）
社會觀與人生觀諸問題（青年講座）……張如心……（三五）
下鄉的感想……毛星……（四五）
周保中將軍……劉白羽……（四九）
新解放小詩……徐挺秀……（五一）
新黨派介紹—國家社會黨……尚毅……（五三）
美國武裝干涉中國內政實錄（資料）……本社資料室……（五五）
讀者論壇（技術者必須和人民在一起）……王一介……（六〇）

東北書店總發行　地址：哈爾濱、佳木斯

東北人民劇院

公演改良評劇

「白毛女」

主演
韓麗君
王海樓
筱雲樓
李玉蘭
筱鳳雲
曹克英
馬重魁
及全體演員

地址　道裡中國九道街 大光明電影院

日期　十一月十六日起

注意下期公演血淚仇